

皇朝文鑑

四十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 四 冊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蔚香齋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送楊鬱林序

劉敞

劉景烈字解

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唐史論斷序

孫甫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序賻禮

司馬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灋



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
殺情密重。愼可知也。已。古今世途。兵農殊業。賦貢
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
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
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惣
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鑿違無所從。稟故
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
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
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
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丕享海內。化際日出。

四三

文監八七

二

正

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
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耒。爭隸軍籍。
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
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負歲溢。恩
蔭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睿聖恭儉。憂民
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
飾。嚴籞池園。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
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備欄檻朱綠
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
金明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同請繕
飾。上面諭曰。此實無用。可撤毀之。勿橫費也。臣以
斷鏤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顯
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顯

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爲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
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譴誠
爲幸哉必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
則繫乎岩廊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策闇短久當
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
出納之愼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
則不敢懈 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
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
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 皇祐會計
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
三十九

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
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官
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
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
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
冒瀆 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 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
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
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

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唐
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
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
數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
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立條
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
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耳亦從而小殊
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
山聯屬田疇且隘蠶蠹錯出居人皆窳偷生喜輕
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負雖百有二十貲產視
它郡爲瘁典吏乘隙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訐繁
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
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
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
衆以爲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旣成題曰衙司都目
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
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
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

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
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揚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
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
榮之然揚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
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
皆曰揚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
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
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饗富貴真若長者一旦
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
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揚侯

三六八

文八七

五

正

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
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 啟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
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
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
者子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
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
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
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

少哉而久處未試子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
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
可幸有以易之子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
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
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
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
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
螿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
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
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
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
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湏
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
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
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
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
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
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

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
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
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
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
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
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
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
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爲昔者三苗
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
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使君所以
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豐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
俠僥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
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
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
祀提持飲食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
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
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旣平四

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省密而外方鎮
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剡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安處
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
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
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
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
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
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
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
重之也

送張惣之温州司理序 蔡 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
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
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
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
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
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
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
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徧怒竒憐
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

指教教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闕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今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

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泣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子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

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其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

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卷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

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卷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

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
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
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
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
法仍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
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
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
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
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
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

叙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
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
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
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
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
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
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
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
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

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取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谷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竅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
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
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
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
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
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
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
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
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
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懣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
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
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
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
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
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
害然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
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
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
也若利內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

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

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

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
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
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
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
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
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
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
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

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
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
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
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
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
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
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
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
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
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

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巳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

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

景元年七十

序聘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

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求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求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求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求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

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身者名第

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賄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父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身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

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竝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竝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竝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

前日之所竝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

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我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

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

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剥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

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字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

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蘇洵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蘇氏族譜引

蘇洵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三十三

文鑑卷八十八

技藝

注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



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

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
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
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
門意氣慷慨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
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
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
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
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
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
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
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
季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
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
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
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
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
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
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
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
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
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
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
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
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
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
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

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
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
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
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
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
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
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
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
者也蓋余仲兄名渙

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

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

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

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
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
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
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
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
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
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
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
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
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且之
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
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
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
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
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
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

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書、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

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

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

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

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

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

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爲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

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肆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杙鬼瑣姦回凶慝之

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

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竒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

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

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

三五六

文選八八

十四

九

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闕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

皆樂得其言。不由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表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

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 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躰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

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躰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

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驚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
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
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
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
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
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
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
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
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
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
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闕中
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
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八



